

预期语篇的复杂性及分析方法

陈振宇 姜毅宁

【摘要】预期范畴研究的核心是语篇,预期语篇的分析需要借助预期的认知模型。预期的认知模型包括四个部分:条件、预期、当前信息、预期性。预期的表达有两种视角:下行视角,语句表达的是条件,预期是语用涵义;上行视角,语句表达当前信息,预期由当前信息和条件推知。预期性触发语是加在条件或者预期向上使用语篇产生正/反预期倾向的语言成分;复杂的多重预期语篇主要是双重预期语篇,包括解反预期语篇和言域转折语篇。解反预期语篇有两个相反的预期结构,先反预期,后正预期,整个语篇凸显的是正预期信息;言域转折语篇由两个对立的预期形成,凸显的是第二个预期。表示祈使的“(你)瞧”规约化程度不高,形成的是非典型的预期语篇。

【关键词】预期与预期性;预期性触发语;解反预期语篇;言域转折语篇;瞧

【作者简介】陈振宇(1968-),男,四川成都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计算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姜毅宁(1993-),女,河南周口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义研究(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长江学术》(武汉),2023.2.117~128

一、预期范畴研究的历史及本文讨论的问题

Heine 等在讨论语法化的相关问题时,明确提出了“反预期标记”(counter-expectation markers)这个术语。Heine 的论述被看成语法学中预期研究的开始。他谈到“共享常态”(shared norms)的概念,包括说话人所熟悉的世界的常态和规范、说话人头脑中的常态和规范及说话人认为听话人头脑中的常态和规范。^①这一定义偏重于常理预期。

Dahl 从信息量的角度将信息分为(正)预期信息、中性信息、反预期信息。中性信息也可以称为“无预期信息”。反预期信息的信息量最高,因此需要额外的语言形式对其进行标注。^②很多语言中都有专门表示反预期信息的语法手段。反预期的研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Schwenter & Traugott 指出英语中的替代性结构,如“X in place of Y”“X rather than Y”,使用的语境是反预期;^③Traugott 通过讨论英语中的“in fact”来论证反预期标记的形成。^④这一点也极大地影响了汉语研究。

在汉语学界,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吕叔湘已经使用“预期”来描述汉语的转折复句:“凡是上下两事不谐和的,即所谓句意背戾的,都属于转折句。所说不谐和或背戾,多半是因为甲事在我们心中引起一种预期,而乙事却轶出这个预期。”^⑤周兴志对“果然、竟然”的逻辑分析中,初步解开了预期范畴的面纱。^⑥陆俭明认为“VA 了”可以表示“偏离预期结果”的语法意义。^⑦陈立民指出“就”和“才”的共同语义特征是表示“实际偏离预期”。^⑧这些都是汉语研究者独立思考的结果,遗憾的是没有在理论上进行总结。

将西方预期理论引入汉语研究的是吴福祥,他主要以 Dahl 的预期理论观念为基础,并将预期定义为一种与人的认识、观念相联系的抽象世界,通常与一定的社会常规、言谈事件中听说双方的知识状态以及特定的话语语境密切相关。^⑨

汉语学界的预期研究大致可以以 2014 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1)2014年以前。研究者多针对表达预期意义的语词、构式等展开讨论。这主要是微观层次的讨论。篇幅所限,具体研究成果不再展示。其中有两个重要的例外是袁毓林提出的“解反预期”^⑩和齐沪扬、胡建锋提出的“超预期信息量、负预期信息量”^⑪的概念,具有理论意义。

(2)2014年至今。除了继续进行个案研究外,研究者开始对预期理论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这些研究大多离开了国外的理论参照,是针对汉语问题提出的新观点、新方法和新操作,而且提出者大多是汉语语法研究的青年学者。

2014年的3篇论文,从对与预期相关问题概括的角度开启了这一进程。陆方喆探究了反预期标记的性质和形成机制,将其分为语气类、疑问类、否定类、转折类。同时提出了判断一个语言形式是不是反预期标记的两个标准。^⑫谷峰从述评角度对国内反预期标记的研究做了梳理,归纳出汉语标注反预期信息的语言手段有连词、插入语、副词、句式、语气词、语序等六种。^⑬颜力涛将“预期偏离”分为“目的预期偏离、情理预期偏离、背景预期偏离、心理倾向性预期偏离、满足性预期偏离、无关性预期否定、间接预期偏离、超预期量信息、负预期量信息”等九类。^⑭

与事实相关的研究,万光荣、余承法首先用经典信息量公式计算了预期与事实的量化关系,将反预期程度进行了量化;^⑮陈振宇、姜毅宁通过对“应该/该/必须”类句子的事实性考察,发现反预期对此类格式的事实性解读具有深刻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总结为“语义和谐”理论。^⑯

与预期量相关的研究,单威吸收了齐沪扬、胡建锋“超预期信息量、负预期信息量”的观点并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探索;^⑰同样考虑到量在预期方面的这些特点,陆方喆、朱斌将反预期称为“违预期”,与“合预期”相对。^⑱

与预期类型相关的研究,强星娜和陈振宇、王梦颖都以“竟然、偏偏”为例对预期的类型进行了研究。^⑲与强星娜不同的是,陈振宇、王梦颖区分了触发预期的条件及预期本身,并从“条件”的性质,如是类指还是个体指称的,对预期进行分类。

与正预期相关的研究,郑娟曼根据是否需要语用推理提出了“所言预期”和“所含预期”,不需要语用推理的为所言预期,“我说呢”关联的是所含预期,“我说吧”关联的是所言预期,而“我说嘛”则可以关联两种预期;^⑳陈振宇、王梦颖、姜毅宁以“果然”为例专门对正预期理论进行探索。文章指出,“果然”是正预期标记。在“果然”的绝大多数用例中,从条件推出的预期,说话者都怀疑它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因此当它实现为真时,就出现了两层预期结构:当前信息符合前面的预期,所以是(正)预期信息;但不能肯定预期的实现,因此令人感到意外。这些“果然”句表达的是说话者的小概率预期。^㉑

本文基于以往研究成果,讨论以往研究中忽视的一个重大问题:预期语篇的复杂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预期”是复杂的语篇问题,不能忽略“预期”与“预期性”的区别,不能忽略预期表达的两个视角,也不能忽略“条件部分”和“预期部分”的区别。

2.预期性“触发语”和“标记”的区分。预期性触发语具有两面性:默认状态下的正/反预期信息的规约表达,和非规约化时正/反预期信息表达的倾向。

3.复杂的多预期语篇的分析方法。

4.非典型预期语篇的分析案例:以汉语的“瞧”类祈使句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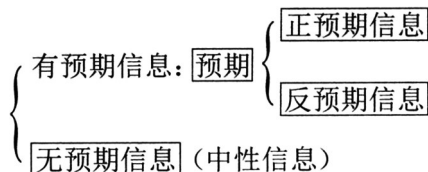
二、预期是复杂的语篇问题

语用规则的本质是恰当性,而恰当性的核心是认识主体的“预期”(expectation)。预期是认识主体对事物真假、属性、价值等方面的预先认识或估计。它既可以针对某一对象,也可以针对某一言语活动。预期的产生是因为认识主体具有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从而对事物的发展具有“可预见性”(predictability)。

继续讨论之前,先澄清一些术语的问题^㉒。陆方喆、朱斌提出用“违预期”来解决预期研究中反预期外延不一致的问题。“违预期”既包括方向上与原有预期相反(反预期),也包括量上超过(超预期)或不及(负预期)原有预

期。²³这种做法相当于把预期做了质与量的区分。问题是,如果反预期信息有质和量的区别,那么正预期信息也有质和量的区别。质的正预期,如“他果然来了”;量的正预期,如“报名需要10块钱,他正好有10块”。所以,如果将反预期按质与量进行区分,正预期也需要区分。

实际上,既然已经区分了质与量的预期,也就不必再用“违预期”的概念,直接称为“质的正预期——量的正预期”和“质的反预期——量的反预期”更加简明。本文沿用陈振宇、王梦颖“正/反预期信息”和“正/反信息标记”的名称。下面是我们从预期的角度对信息的类型进行的划分:



陈振宇、王梦颖提出了预期的认知模型,该模型来自交际中的相对信息模型,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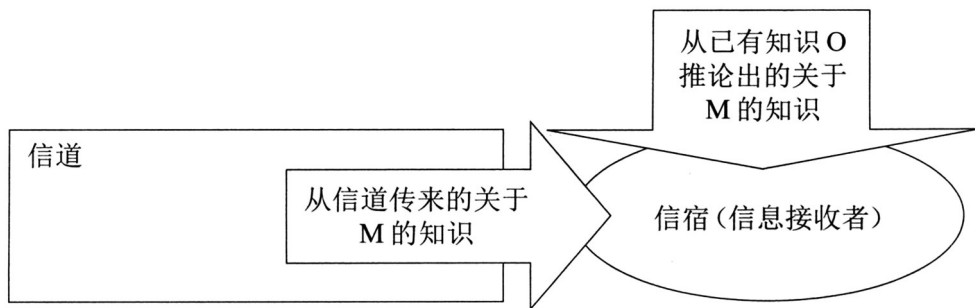


图1 交际中的相对信息模型²⁴

相对信息模型决定了一个完整的简单的预期语篇一般不是简单的一个句子,它会涉及四个不同的部分²⁵:

1. 条件部分:认识主体(信息接受者)在事前已获得的知识,称为“知识状态”,记为O,它是预期产生的前提或条件。条件的指称不同,产生的预期类型不同。

2. 预期部分:由O可以推测的或预先估计出的特定事件M的概率(或频率),记为P(MIO),预期部分主要用情态词来表达。

3. 当前信息:从信道传给该认识主体的知识,记为P(M),这是认识主体当前感受到的信息。如果语句出现了正/反预期标记,需要加在当前信息句上。

4. 预期性:通过“ $|P(MIO)-P(M)|$ ”的数值来决定预期语篇的性质:是正预期信息还是反预期信息。

前三个是语篇中的句子或小句,最后一个预期性则是语篇的整体性质,如:

(1)[(张家)房顶漏了], (所以)不希望下雨, 但竟然/偏偏下起了瓢泼大雨。

条件O:(张家)房顶漏了

预期P(MIO):(所以张家)不希望下雨——意愿情态

当前信息P(M):(但)(竟然/偏偏)下起了瓢泼大雨

预期性:反预期信息(对张家而言)²⁶

“预期”和“预期性”须严格区分。预期是说话者对事件发生概率的主观估计,可以通过具体的语句来体现;预期性是整个语篇的性质,没有专门的语句来表达,主要依靠一些标记,如“竟然、偏偏”等来判断,或通过语义推理得知。预期部分实际上就是情态表达的语句,根据不同的情态意义分为“意愿预期、能力预期、道义

预期、认识预期”等;按照产生预期的认识主体又分为“自预期、他预期、常理预期、前文预期、行为主体预期”;按照产生预期的条件的性质,又分为类指条件下的预期和个体条件下的预期,简称为“类指预期”和“个体预期”。^⑦

在实际的语篇中,预期的表达模式有两种,其差异体现在主观视角的不同(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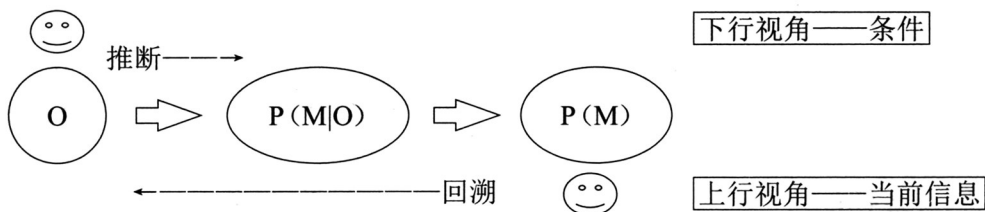


图2 预期和谐与说话者的位置和视角^⑧

图中人脸代表说话者所在的位置,“——”代表说话者的视角。

1. 下行视角。说话者关注的是预期语篇的条件和预期部分;说话者站在O的位置上说出表达条件的语句,其目的是为了表达语用涵义 $P(M|O)$ 。例如:

(2)[你如果去的话,奶奶会高兴的]。^⑨

条件O:你如果去的话,奶奶会高兴的

预期 $P(M|O)$:(说话者)希望你去/你应该去——意愿/道义情态(语篇中隐含)

当前信息 $P(M)$:?

预期性:?

“你如果去的话奶奶会高兴的”,在此条件下可以推出“希望你去/你应该去”的概率 $P(M|O)$ 很高,说话者的这个预期是从条件通过推理获得的,是语用涵义。这种情况下,“你”是否真的会去,说话者是不考虑的,所以没有当前信息,也便没有了预期性。再如:

(3)甲:老张在吗?

乙:他今天要上班。(所以应该在单位)

条件O:老张今天要上班

预期 $P(M|O)$:应该在单位——认识情态(语篇中隐含)

2. 上行视角。说话者关注的是预期语篇中的当前信息,条件和预期部分仅仅是作为判断预期性的依据而存在。此时,说话者站在当前信息 $P(M)$ 的位置上,对此前的条件或预期的情况进行回溯。如“你如果去的话奶奶会很高兴的,但你为什么偏偏不去!”说话者关注的是“你怎么没去”,“没去”这一结果与说话者的预期相反,所以语句中出现了标记反预期信息的“偏偏”。

在上行视角中,因为焦点落在当前信息上,所以当前信息 $P(M)$ 一般都需要在语形上得以显现;条件O与之不同,它可以在语形上显现,也可以在语境中隐含,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不影响预期性的解读;但预期 $P(M|O)$ 因为既可以从条件推知,也可以从当前信息推知,所以一般都不会在语形上显现。根据显性表达的可能性等级,可以将以上规律概括为一个等级序列: $P(M) > O > P(M|O)$,越往右,显性表达的可能性越小。

以往的预期研究中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预期可能会隐含,因此,根据预期是否在文中显性表达将预期分为:显性预期/所言预期,文中直接表达的预期;隐性预期/所涵预期,语用推导得到的预期。^⑩例如:

(4)我想他应该来,结果他没来。(显性预期)

[这衣服很好看],不过[实在是太好看了一点。](隐性预期)

很好看→想买(预期1),太好看了→过于招摇,不敢买(预期2)

但是,此前的学者没有准确区分条件与预期,所以在使用“预期命题”这一术语时,即可能是指我们所说的预期部分,也可能是指我们说的条件部分。而一些所谓的显性预期的例子其实是显性的条件,预期依然是隐含的,例如:

(5)[她刚打算去上班],竟突然下起了大雨。

条件O:她打算上班

预期P(MIO):(所以)她希望天气好——意愿情态(语篇中隐含)

当前信息P(M):突然下起了大雨

预期性:反预期信息

以往的研究将整个语句看作显性预期句。实际上,“打算去上班”是条件,条件引发了“希望天气好”的预期,“突然下起了大雨”便与这一隐含的意愿预期相反。

调查表明,在实际语篇中,显性预期很少,隐性预期占绝大多数。甚至有的隐性预期很难确认,需要进行多番的语用推导。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预期一般是语用涵义,而很少是字面意义”。

三、触发语的预期性倾向

陈振宇、王梦颖指出,一些语词或结构,“对话篇的预期性有表达或提示的作用,它们分为两类:在条件或预期句中的称为‘正/反预期触发语’,如‘本来、说好的、毕竟、虽然’等;而在当前信息句中的称为‘正/反预期标记’,如‘但是、可、竟然、居然、果然’等”^⑧。下面加粗的部分为标记,加底色的为触发语:

(6)反预期信息:

[说好的不去],(嘿,你怎么自个儿偷偷地去了?!)

[这是一个多好的学习机会],他本来应该来的,(但临时有事来不了。)

按理说,他应该已经工作了!(怎么现在还没有毕业!)

(7)正预期信息:

[毕竟是亲兄弟],他当然得帮忙,(果不其然,下晚他就拿了1000块钱给弟弟送去。)

[教授就是教授],(这不,问题一下就解决了。)

一般说来,做了亏心事,不可能那么心安理得,(这些官员整天担心有人举报者有之,如同惊弓之鸟者有之,铤而走险者有之。)(2000年《人民日报》)

以上例句,如果隐去圆括号里的当前信息,句子完全合法,相同语境下,语义的表达也不受大的影响。因此,如果语篇中出现了预期性触发语,当前信息便可以隐去。此时,显性表达的条件或者预期成为焦点信息,预期性通过预期性触发语推理而知。

然而,在语篇中,预期性触发语并不直接表明当前信息和预期的关系,而是暗示可能存在某种倾向。关于这种倾向性,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

1.这种倾向性可能很强,有的甚至等于或接近百分之百,如上面反预期的例句,去掉圆括号内的当前信息部分,也会有强烈的倾向:“说好的不去”倾向于认为是“去了”,“本来应该的”倾向于没有如此,“按理说”倾向于出现了相反的结果;再如出现了正预期触发语“毕竟、就是、一般说来”,即使没有出现当前信息,也倾向于认为“会帮忙”“解决了问题”“贪污者会有很多坐立不安的举动”。

2.但是,预期性触发语没有加在当前信息句上,所以大部分情况下,这种倾向性并不是百分百的,会有相反的情况,甚至相反的情况还不少。这说明,预期性触发语对预期性的启示是一种语用涵义,具有间接性、可取消性,有可能出现反例。如下面的反预期触发语被用于正预期语篇之中的例子:

(8)[说好的大餐],终于吃上了!

他本来就应该来的!这不,他已经在那儿了。

——照理讲,应该是不可能发布出来的。——怪不理一直没有发布!

再如正预期触发语“当然”“自然”用在反预期语篇之中的情况:

(9)[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鲁迅《藤野先生》)(在语境中有当前信息“但鲁迅考得很好”)

[刚才史同志说过省里的办法],自然应当遵照,但省里有大军镇压,办事容易,敝县情形,似乎不同。(茅盾《蚀》)

以上现象表明,预期性触发语存在规约化程度的不同。那些规约化程度很高,反例极少甚至没有的,如“虽然”,可以看作是专门的触发语,但这种触发语非常少,而且受到语篇表达的限制,当前信息反而需要显性表达;绝大多数预期性触发语的规约化程度只能达到默认状态下倾向于正预期信息或反预期信息这种程度。这些触发语具有自身独特的语义结构内容,虽然能够用于正/反预期语篇,但原有的语义内容还在,因此会出现既可以表达正预期信息也可以表达反预期信息现象。我们以“说好的X”为例来看非完全规约化的触发语是如何实现不同语义的表达的。

“说好的X”字面意义是:X是已经约定好的事情。既然是约定好的,便会倾向于按照约定办。所以在下行视角下,说话者站在条件O的位置上,按照大概率或者常理的方向对M的情况进行推断,这是从已知到未知的探索过程,依靠的是预期所产生的涵义,例如:

(11)我得按我妈妈的嘱咐行事,[出来前说好的。](王朔《我是你爸爸》)

条件O:出来前说好的按妈妈嘱咐行事

预期P(MIO):我得按妈妈嘱咐行事——认识情态

当前信息P(M):可以间接推出我是在或将会按妈妈嘱咐行事

预期性:正预期信息

而在上行视角下,说话者是站在当前信息P(M)的位置上,对此前的条件或预期的情况进行回溯。在已知“说好的X”的情况下,说话者进行回溯不是为了寻找当前信息发生的原因,而是对当前信息进行主观评价,而如果是反预期的语篇,那么回溯的信息价值就很高,如:

(12)[不是早说好的吗,98分以下的作业马上告诉我?]

条件O:说好98分以下的作业马上告诉我;考了98分以下

预期P(MIO):应该马上告诉我——道义情态

当前信息P(M):没有告诉我

预期性:反预期信息

从预期性的角度讲,推断与回溯正好相反。因此,在语篇中,有如下关联模式:

推断 回溯

关联度大 无标记 有标记 正预期语境

关联度小 有标记 无标记 反预期语境

当代汉语中“说好的X”,大量用于上行视角进行主观评价,所以出现大量的反预期解读的例句,产生了较大的倾向性。但它并没有完全规约化,下行视角例句依然存在,数量也不算稀少。

四、多重预期语篇

在局部语篇中,可能只有一个认识主体的一个预期结构存在,这样的语篇是“单一预期语篇”;或者有多个预期结构,但相互独立,那么可以看成几个单一预期语篇的简单加合。但也有可能存在多个相互影响的预期结构,这时预期结构需要放在一起才能解释,这样的语篇为“多重预期语篇”。一般而言,多重预期语篇主要是指有两个预期结构的语篇,可称之为双重预期语篇,预期结构超过两个的语篇类型比较少见。双重预期语篇

的类型很多,我们这里分析其中十分常见的两种。

第一种是陈振宇、姜毅宁曾提到过的“解反预期”:有人(甲)对一件事感到意外,因为与他的预期不符;而认识主体(乙)找到新的理由,给出新的预期,来说明这事是符合新的预期的,是正常的事,从而将前面的反预期解除。^⑩如:

(13)甲:[这大冷天的],您老怎么来了?!

乙:[说好的大家伙一块儿来],我当然得来!

预期结构一(甲):

条件O:大冷天的

预期P(MIO):(甲认为)应该不来/应该不会来——道义情态/认识情态

当前信息P(M):乙来了

预期性:反预期信息

预期结构二(乙):

条件O:说好一块儿来

预期P(MIO):应该来——道义情态

当前信息P(M):乙来了

预期性:正预期信息

对乙来说,这是一个上行视角有标记的例子。“说好的X”在回溯时也呈现正预期信息,因为是出现在解反预期语篇中。

另一种双重预期结构是“预期对立/反对”,主要与转折句的语义表达相关。一般认为,转折句的前一小句会产生预期,而后一小句与这一预期不符。^⑪但王维贤、邢福义分别提出了下面这种例句:

(14)到瓜市、果市、菜市,去拉货物,都是他们;钱少,可是无需快跑呢。(老舍《骆驼祥子》)

这种衣料虽然很贵,但质量是上乘的。(邢福义《汉语复句研究》)

王维贤将此类例句看作是语用上的转折;^⑫邢福义指出“这种衣料虽然很贵,但质量是上乘的”隐含着“还是值得买”“我还是想买”之类的意思;^⑬沈家煊认为这类语句需要在言域内理解。^⑭我们认同沈家煊的观点,并将这种转折语篇称为言域转折语篇。不过这种例句真正的特殊之处在于有两个预期结构,暂以邢福义的例句做分析,重新编号如下:

(15)[这种衣料虽然很贵],但[质量是上乘的]。

预期结构一:

条件O:这种衣料很贵

预期P(MIO):(所以说话者)不想买——意愿情态

预期结构二:

条件O:这种衣料质量上乘

预期P(MIO):(所以说话者)想买——意愿情态

这种语篇与当前信息无关,只有预期一和预期二相互对立,说话者是在用“预期二反对预期一”。这里的“但(是)”表达两个预期结构之间的对立(两个预期相互否定)。同时,转折句的焦点在后一小句,所以说话者最终的意思是预期二而不是预期一,邢福义所谓隐含的意思便是预期二带来的涵义,这是表达“反对前文的预期”的意思。但因为没有出现当前信息,所以,既可能用于正预期语篇,也可能用于反预期语篇,如下:

(16)[这种衣料虽然很贵],但[质量是上乘的],(所以他买了),果然,他当天就买回来了。(正预期)

[这种衣料虽然很贵],但[质量是上乘的],他本来想买,但想来想去,最终还是没有买。(反预期)

语料库中这样的“预期对立/反对”的例子还很多,如:

(17)于是公输般说:“[我知道怎样打败你],但是[我不愿意说出来]。”(当代网络语料)

说你给母亲吃好吃的,[让母亲一时口快,觉得特别舒服],但是[日后有病]了,那这算是孝吗?《梁冬对话罗大伦》)

五、非典型预期语篇分析——以祈使的“(你)瞧”为例

邱闯仙认为“瞧”是预期标记,可以表达正预期信息也可以表达反预期信息。^⑧谷峰批评说,“瞧”的作用是引导反预期信息,只不过有时标注的是违反听话者预期的信息。^⑨郑娟曼则认为,谷文这一理解比较牵强,虽然言者的正预期信息常常是听者的反预期信息,但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⑩三位研究者的观点都有可商榷之处。因为这个标记或构式,涉及的是非典型的预期语篇,如果只从单一角度分析,难免归纳不全。

“瞧”本义是视觉义动词,用于祈使句“瞧XP”时,说话者是为了让听话者去注意XP的内容,这一般与预期无关,如“瞧这衣服,怎么样?”“瞧是小王来了”;当“瞧”的内容“XP”具有褒贬倾向时,语句往往与预期相关。邱闯仙将“瞧”的这种预期(性)标记用法归因于会话合作原则促动下语用推理的结果。^⑪邱文的观点和分析有合理之处,但该表达式是否算作预期性的标记,还需要更多的证明。

我们的观点是,祈使的“(你)瞧XP”是规约化程度较低的预期性标记,很多时候与当前信息无关,而与当前信息相关时,正预期和反预期都有可能。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规约化的方向既不是正预期信息,也不是反预期信息,仅仅是预期性本身。至于“(你)瞧XP”表达的是正预期信息还是反预期信息,需要根据具体语境来确定。

首先,我们根据XP的性质将“瞧XP”分为三类:XP表示预期的条件,XP表示说话者的预期、XP表示当前信息。第三种语料最多,这说明“(你)瞧XP”已经开始规约化了。

1.XP表示预期的条件,如:

(18)我告诉您,您瞧那么些萝卜糟蹋了,你就不心疼吗?(电影《编辑部的故事》)

条件O:(您瞧)那么些萝卜糟蹋了

预期P(MIO):(说话者认为)你应该心疼——道义情态

“瞧”用在条件部分,仅仅是作为说话者预期的理据,预期是否符合当前信息,说话者并不关注。所以本例中,说话者可能觉得对方心疼,也可能觉得对方不心疼,具体要看语境信息。

2.XP表示说话者的预期,主要是表示说话者对未来的预测,如:

(19)瞧吧,过会儿他就会来告诉你,你的通行证没办下来。(王朔《橡皮人》)

条件O:……

预期P(MIO):(说话者认为)过会儿他就会来告诉你,你的通行证没办下来——认识情态

当前信息P(M):那人走过来说通行证没办下来

预期性:正预期信息

在这类例句里,虽然说话人用“瞧”强调这种预期一定会实现为事实^⑫,但这不能证明“瞧”是正预期性标记。因为“瞧”用在预期部分而不是当前信息部分,所以会有例外,如:

(20)他神秘秘地说:“瞧吧,过一会准涨!”结果那天跌停板了。(当代网络语料)

条件O:……

预期P(MIO):(说话者认为)过一会准涨——认识情态

当前信息P(M):那天跌停板

预期性:反预期信息

3.XP表示当前信息。如果我们特别地去注意一个为真的事物,这一事物不是和我们的利益等现实因素有

关,就是和我们的认知等知识因素有关。如果信息价值足够大,则该信息应该是与某一方已有知识以及由此知识推出的预期存在差异,邱闯仙所谓的“反预期标记”的例子便是这一类。但这未必是真的,我们还需要仔细考察具体的例句。

就信息价值高的语句而言,又分为两种:对说话者来说,是说话者自己的感叹;对听话者来说,是说话者告知听话者新信息。

一是说话者的感叹。该信息XP对说话者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引发他的情感情绪,因此都是自反预期的信息。但在程度上,又包括两种:

一是完全与说话者的预期不符合,由此引起说话者的感叹,主要以贬义感叹为主,如例(21),只有少量例子是褒义感叹,如例(22):

(21)我在她身边站定,对她说:“瞧这帮人那醉生梦死的样子。”(王朔《玩儿的就是心跳》)

条件O:……

预期P(MIO):(说话者认为)应该振作而不是麻痹自己得过且过——道义情态

当前信息P(M):(瞧)这帮人那醉生梦死的样子

预期性:自反预期信息

(22)“瞧,多懂事儿的秀儿哟!”杨妈怜爱地拉起她的手。(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条件O:……

预期P(MIO):(说话者认为)很少会有年轻人如此懂事——认识情态

当前信息P(M):(瞧)秀儿懂事

预期性:自反预期信息

二是虽然说话者对该信息有所预期,但是说话者对自己的预期信心不高,认为它不一定实现或具有一定的实现难度,可以称为“小预期”^⑧,如:

(23)同学走到我们这一格,正待伸手拉我,忽然大叫:“棋呆子,你怎么在这儿?你妹妹刚才把你找苦了,我说没见啊。没想到你在我们学校这节车厢里,气儿都不吭一声。你瞧你瞧,又下上了。”(阿城《棋王》)

条件O:(同学知道)王一生酷爱下棋;妹妹来送别

预期P(MIO)1:(所以)很可能在下棋——认识情态

预期P(MIO)2:(所以)应该和妹妹道别;(不相信)在下棋——认识情态

当前信息P(M):(你瞧你瞧)又下上了

预期性1:正预期信息

预期性2:反预期信息

小预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同学知道王一生酷爱下棋,所以预计他有可能在下棋,这是正预期信息;但今天是出发日,妹妹来送行,不相信他还在下棋,这又是反预期信息。

郑娟曼认为“瞧,他又来了!”里的“瞧”传达的是说话者在确定当前的事态符合自己的预期判断之后满足、炫耀的口气,并未隐含听者先前存在一个“他不会来”的预期。可能是无预期,甚至可能是跟说话者相同的预期。^⑧实际上,这里也存在预期,只不过是一个特殊的小预期:说话者根据对目前的情况和“他”性格的了解,猜

测“他”会再来,不过,说话者对这一猜测不是那么有信心,所以是小预期。现在“他”真的又来了,于是对说话者而言,既可以炫耀自己的预期实现,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感叹,即:小预期居然真的成真了!

二是说话者告知听话者新信息。“瞧”祈使句可以用来告知对方有新情况XP,提醒对方注意。这种行为本身不一定与预期相关:可以是一般性的告知,如“瞧,我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或者告知时有一定的情感表达,但这一表达与对方无关,所以不是促使对方做出反应,如“瞧我这倒霉劲儿……”邱闯仙所谓的“话语标记”用法,也主要指这一类与预期无关的用法。

但当说话者提供的XP信息价值足够大,试图以此引起对方的情感反应时,就需要该信息与听话者已有的知识以及由此知识推出的预期存在较大的差异,由此产生反对他人预期的功能,这也可以认为是说话者在试图激起对方的意外情绪:

(24)“瞧我抽的免税美国烟,瞧我喝的日本免税酒。”我四处跟人吹她。(王朔《空中小姐》)

条件O:进口货很罕见

预期P(MIO):(听话者会认为)不会见到——认识情态

当前信息P(M):(瞧)我抽的美国烟,喝的日本酒(进口的高等货物)

预期性:他反预期信息(对听话者而言)

有些例句很难判断是外在事物引起说话者的意外还是说话者试图用这一事物去引起听话者的意外。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交叉的类型:既表达自己的意外,也同时希望听话者感到意外,如:

(25)瞧那卖糖果的小姐手指多灵巧,一抓就是一斤一粒不多一粒不少。(王朔《你不是一个俗人》)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类型也可能引出对立的双预期结构。如下例:

(26)有话别不敢直说,憋在心里再憋坏了。瞧人潘佑军,多男子汉,敢做敢当。(王朔《过把瘾就死》)

条件O:……

预期P(MIO):(说话者会认为)有话要直说——道义情态

当前信息P(M)1:(瞧)潘佑军敢做敢当(有话直说)

当前信息P(M)2:(瞧)你有话不敢直说,憋在心里

预期性1:正预期信息(潘的表现符合说话者的预期)

预期性2:反预期信息(“你”的表现不符合说话者的预期)

例(26)中,说话者将“他”的表现与听话者的表现进行对比,“他”做得好,符合说话者的预期,由此反衬出听话者做得不好,与说话者预期相反。

邱闯仙也关注到了此类句子,她认为这类例句是说话者对第三方表示主观上的认同,第三方成了说话人移情的对象。^④但是,她没有注意到该句中同时有针对听话者的一面,认同第三方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听话者表示不认同,听话者是说话者“离情”的对象。

上例虽有两个预期结构,但是属同一个预期,只是当前信息一分为二,分属两个对立的情景;下例也有两个预期结构,但与上例相反,是同一个当前信息,预期一分为二,分属两个对立的认识主体:

(27)瞧,一碗面条吃出毛病来了吧。(王朔《玩儿的就是心跳》)

条件O:……

预期P(MIO)1:(说话者怀疑)这面有蹊跷,会造成问题——认识情态

预期P(MIO)2:(听话者声称)这面没有蹊跷,很正常——认识情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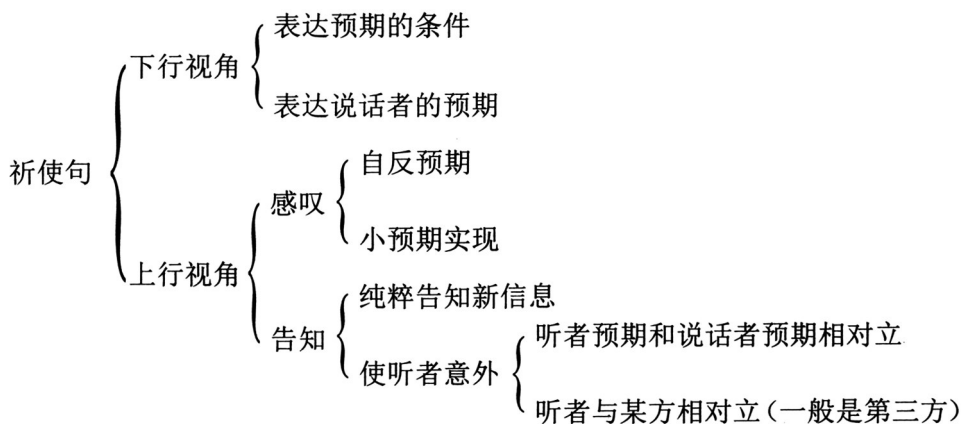
当前信息P(M):的确吃出毛病来了

预期性1:自正预期信息(结果符合说话者的预期)

预期性2:他反预期信息(与听话者的预期不符)

这句话的语境是:故事主人公请警察吃面,警察猜测有蹊跷,但主人公声称不是在腐蚀警察。分手时,主人公却说下回公安局有事就找警察帮忙,于是警察说了上面那句话。警察表示的是:现在的情况符合自己一开始的猜测,而和对方声称的不符。

综上,可以将祈使的“(你)瞧 XP”在诸多语篇中的功能概括如下:



结语

预期的认知模型的四个部分:条件、预期、当前信息、预期性,在实际语篇中存在一个隐现等级序列:当前信息>条件>预期,越往右越容易隐含。预期最容易隐含,因为预期既可以从条件推知,也可以从当前信息反向推知。这与预期表达的两种视角相关,下行视角,语句表达的是条件,此时预期是语用涵义;上行视角,是当前信息表达,凸显它与预期和条件的关系,预期可以通过预期性反推。

正/反预期标记是预期性的明示语,加在当前信息部分,整个语句要么是正预期信息,要么是反预期信息,不存在不确定的情况。有时一些语言成分加在条件或者预期的部分,整个语句便会在预期性上产生不同倾向,这些语言成分是预期性触发语。它使语篇产生正/反预期的倾向,但这种倾向未必是百分百的,会存在相反的解读。

语言中既存在单一的预期语篇,也存在多重预期语篇,主要是双重预期语篇,包括解反预期语篇和言域转折语篇等。解反预期语篇有两个相反的预期结构,先反预期,后正预期,整个语篇凸显的是正预期信息;言域转折语篇由两个对立的预期形成,凸显的是后面的预期二,整个言域转折语篇既可能用在一个更大的正预期语篇中,也可能用在一个更大的反预期语篇中。

汉语中更多的是非典型的预期语篇,它们在预期性方面规约化程度还不高,需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才能澄清其复杂的功能分布。如表祈使的“(你)瞧”,既可以表达与预期无关的内容,也可以分别用在条件部分、预期部分和当前信息部分。用在当前信息部分时,可以表达正预期信息,也可以表达反预期信息;预期语篇结构既

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是多重的。

注释:

- ①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 Friederike Hünemeyer.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192.
- ② Dahl, Osten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Life Cycles of Constructions", *RASK*14,(2001).
- ③ Schwenter, Scott A & Traugott, Elizabeth C. The Semantic and Pragmatics developments of substitutive complex in English. In Andreas H. Jucker(ed). *Historical Pragmatics: Pragmatics Developments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260.
- ④ Traugott, Elizabeth C. The rhetoric of counter-expectation in semantic change: a study in subjectification. In Andreas Black & Peter Koch(eds.) *Historical Semantic and Cognition*(New York: Nouton de Gruyter, 1999), 178-179.
- ⑤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吕叔湘文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40页。
- ⑥ 参见周志兴:《“果然”、“竟然”逻辑特性探微——兼谈假说分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 ⑦ 陆俭明:《“VA了”述补结构语义分析》,《汉语学习》1990年第1期。
- ⑧ 陈立民:《也说“就”和“才”》,《当代语言学》2005年第1期。
- ⑨ 参见吴福祥:《试说“X不比Y·Z”的语用功能》,《中国语文》2004年第3期。
- ⑩ 袁毓林:《论“连”字句的主观化表达功能——兼论几种相关的“反预期”和“解反预期”格式》,日本《中国语学》2006年第252号。
- ⑪ 齐沪扬、胡建锋:《试论负预期量信息标记格式“X是X”》,《世界汉语教学》2006年第2期。
- ⑫ 参见陆方喆:《反预期标记的性质、特征及分类》,《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4年第6期。
- ⑬ 参见谷峰:《汉语反预期标记研究述评》,《汉语学习》2014年第4期。
- ⑭ 参见颜力涛:《汉语被字句的“偏离义”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 ⑮ 参见万光荣、余承法:《反预期程度的量化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 ⑯ 参见陈振宇、姜毅宁:《反预期与事实性——以“合理性”语句为例》,《中国语文》2019年第3期。
- ⑰ 参见单威:《现代汉语偏离预期表达式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 ⑱ 参见陆方喆、朱斌:《语言中的违预期信息与违预期范畴》,《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 ⑲ 参见强星娜:《无定预期、特定预期与反预期情状的多维度考察——以“竟然”“偏偏”等为例》,《中国语文》2020年第6期;陈振宇、王梦颖:《预期的认知模型及有关类型——兼论与“竟然”“偏偏”有关的一系列现象》,《语言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5期。
- ⑳ 参见郑娟曼:《所言预期与所含预期——“我说呢、我说嘛、我说吧”的用法分析》,《中国语文》2018年第5期。
- ㉑ 参见陈振宇、王梦颖、姜毅宁:《再说“果然”——与(正)预期标记有关的问题》,《当代修辞学》2022年第2期。
- ㉒ 关于“预期”术语的问题见陈振宇、王梦颖、姜毅宁:《再说“果然”——与(正)预期标记有关的问题》,《当代修辞学》2022年第2期。
- ㉓ 参见陆方喆、朱斌:《语言中的违预期信息与违预期范畴》,《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 ㉔ 图1转引自陈振宇、吴越、张文静:《相对信息价值与语言研究》,《语法研究和探索》(第十八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44页。
- ㉕㉖ 参见陈振宇、王梦颖:《预期的认知模型及有关类型——兼论与“竟然”“偏偏”有关的一系列现象》,《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1年第5期。

②⑥例句及分析转引自陈振宇、王梦颖：《预期的认知模型及有关类型——兼论与“竟然”“偏偏”有关的一系列现象》，《语言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5期。“[]”内的部分是语篇中引发预期的条件O。有下划波浪线的是预期P(MIO)。有下划直线的则是当前信息P(M)。下同。

②⑦图2转引自陈振宇、姜毅宁：《反预期与事实性——以“合理性”语句为例》，《中国语文》2019年第3期，但有较大修改。

②⑨凡未注明出处的例句均为本文作者自拟。

③⑩参见单威：《现代汉语偏离预期表达式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郑娟曼：《所言预期与所含预期——“我说呢、我说嘛、我说吧”的用法分析》，《中国语文》2018年第5期。

③⑪陈振宇、王梦颖：《预期的认知模型及有关类型——兼论与“竟然”“偏偏”有关的一系列现象》，《语言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5期。

③⑫陈振宇、姜毅宁：《反预期与事实性——以“合理性”语句为例》，《中国语文》2019年第3期。

③⑬参见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吕叔湘文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40页。

③⑭参见王维贤、张学成、卢曼云、程怀友：《现代汉语复句新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页。

③⑮参见邢福义：《汉语复句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03页。

③⑯参见沈家煊：《复句三域“行、知、言”》，《中国语文》2003年第3期。

③⑰参见邱国仙：《预期标记“瞧”》，《语文研究》2010年第2期。

③⑱参见谷峰：《汉语反预期标记研究述评》，《汉语学习》2014年第4期。

③⑲参见郑娟曼：《所言预期与所含预期——“我说呢、我说嘛、我说吧”的用法分析》，《中国语文》2018年第5期。

④①④②参见邱国仙：《预期标记“瞧”》，《语文研究》2010年第2期。

④③参见陈振宇、王梦颖、姜毅宁：《再说“果然”——与(正)预期标记有关的问题》，《当代修辞学》2022年第2期。

④④郑娟曼：《所言预期与所含预期——“我说呢、我说嘛、我说吧”的用法分析》，《中国语文》2018年第5期。

④⑤参见邱国仙：《预期标记“瞧”》，《语文研究》2010年第2期。

Complexity Expectation Discourse and the Analytical Approach

Chen Zhenyu Jiang Yining

Abstract: Discourse is the core of the expectation category, and its analysis approach derives from the cognitive model of expectation. The cognitive model of expectation includes four parts: condition, expectation, current information, and predictability. There are two perspectives to express expectations. Sentences express the cond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ference while sentences express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trospection. In the second type, the expectation can be deduced from the condition and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The triggers of predictability are elements that prompt predictability. The complex discourse has two double expectations at least. There are two types: one is the canceled counter-expectation, and the other is the adversative sentence in the uttering domain. The first type includes two contrasting expectations: the first is counter-expectation, and the second is information as expected. The second expectation determined the nature of discourse. The second type has two opposing expectations. The imperative "qiao"(瞧) has not been conventionalized totally, forming nonclassical discourse.

Key words: expectation and predictability; the trigger of predictability; counter-expectation canceled; adversative in the uttering domain; "qiao"(瞧)